

五洲大藥房

贵州卷 ()

四川民族出版社
SICHUANMINZUCHUBANSHE

全国民族古籍重点科学基金项目

万世师表
彝文典籍目录

贵州卷 (一)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搜集整理

(川)新登字 002 号

彝文典籍目录

※

收集整理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
出版发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责任编辑	朱德齐 克迪
封面设计	周宝工
技术设计	李民德 唐学兵
印刷单位	郫县犀浦印刷厂印刷
出版时间	1994年12月(第一版)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2.25
印 数	1——1500册
书 号	ISBN7—5409—1517—X/Z·42
定 价	35.00元(精)

《彝文典籍目录》编委会

主 编 陈长友

副 主 编 王继超 禄智义 陈开荣 陈朝贤

编 委 王运权 王仕举 王子国 王进科

龙正清 黄昌寿 罗正仁 李玉平

罗天才 马昌达

审 订 陈长占 王运权 王仕举 王继超

马昌达 王子国 龙正清

彝文缮写 杨文贵



本书部分彝文古籍原件



散藏在民间的彝文古籍



部分彝文典籍原本之一



部分彝文典籍原本之二

彝文古籍牛皮档案



《宇宙人文论》一书原本之一





《宇宙人文论》一书原本之二



清代木刻本《摩史数》



地区领导与翻译人员交谈工作



翻译人员在集体审稿

序

出版《彝文典籍目录》史无前例。担负本书编译任务的学者们，在翻译概括每种书的内容，对其具体编目、分类的过程中，碰到不少难题。尽管困难很多，他们按照整理和编译的要求，并根据彝文古籍的实际，努力完成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亚。

实践证明，一个民族，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素质作后盾，民族平等难于在事实上得到保障。党和政府为了尽快缩小和最终消除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差距；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进步；一再强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绝不可忽视民族政策。在这种良好的环境里，我们毕节地区从事彝文古籍翻译工作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救人、救书、救学科”的工作中，感觉到时不我待的紧迫。几年来，他们日以继夜地辛勤搜集整理了数千册彝文古书；废寝忘食地通读研究四千多册的基础上，完成了《彝文典籍目录》的编译任务。他们为祖国抢救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的功绩，有同志以相当于挖一座金山献给祖国的价值予以称赞。我感到，如果在惨遭浩劫的艰难岁月里，没有彝族人民把对自己的语言文字的尊重与否看作是对自己民族的尊重与否的民族感情；没有彝族人民珍爱和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如生命的民族精神，已经成为孤本的《宇宙人文

论》、《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彝族文化遗产就不可能在今天得以抢救。因此,我们就该给从事编译工作的学者们以为祖国挖掘、抢救无价之宝的评价。

从编入《彝文典籍目录》的一千多册古籍的学术价值上讲,有很多书中的内容给我的震动很大:

《宇宙人文论》、《西南彝志》等书叙述远古的宇宙是“哪恒恒、哪贾贾”(空荡混沌)的“无极”空间。由于“尼啥额啥”(清浊二气)的配合、变化、发展,形成“慕古鲁”(天父)和“米莫米阿纳”(地母)的“太极”雏形。清气升浮为“哎”成天;浊气下凝为“哺”成地;在天地间清、浊二气的不停运动中,产生了“运动有生命”的人类和万物。在天、地、人和万物产生后,人是其中的主宰。在长期的实践中,人类掌握了“妥鲁里拖”(宇宙四方、四象)和以“中”、“黄”为中心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等五方、五色、八面八卦,以“土”为中心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后,便演化出春、夏、秋、冬季和年、月、日、时界限。特别是其中的五方、五色宇宙观念,可相应说明古彝人迁徙分布于各地的情况。比如:有一部分先民打着“红旗”标志迁徙到南方,对应天文学的“南方赤”,自称“能苏”;迁徙分布到北方的部分,打着“黑旗”标志,对应天文学的“北方黑”,自称“纳苏”;迁徙到东部、中部、西部这条线上的部分,按居住方位分别打着“青旗”、“黄旗”、“白旗”标志,对应天文学的“东方青”,自称“尼苏”;“中央黄”,自称“舍(山)苏”;“西方白”,自称“吐苏”。这种传统的概念,表明彝族内部并没有“黑贵”、“白贱”之分。

《彝文金石图录》等文献,收编了从蜀汉到明清的若干彝文碑刻和钟铭,加上被称之为“羊皮档案”的大量无法考证成书年代的古籍。彝文学者们已从其中大量的字词对照出“西安半坡刻画符号”的形、音、义,使人感到并非虚构。

学者们告诉我,由于彝文产生时代在文献里没有明确的凭据,他们以第一代商王名“汤”这个字形为析,汉文在公元前16世纪——11世纪已有六书中的形音字,从而使汉字走向成熟完备。因此,学术界认为:形声字的产生时间在图画(象形)文字之后,称为近古期文字;象形文字称为远古期文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

论：彝文到现在还没有发展出很多形声字，说明其仍然处于需要加以完善的形态。

根据唐兰和袁晓元等专家学者的研究认为：文字是不容许含混的，没有定形、定音、定义的任何符号，都不能称之为文字；一切文字没有象形文字作根据就写不出来；对同音的字、语词，唯一的办法是必须定形才能区别。袁先生特别针对“只要采用词儿连写，也就问题不大”的观点指出：这是主观幻想，太天真了。并说：什么是词儿连写？就是提出这个概念的专家自己，也规定不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因此；我感到关于彝文类型问题的争论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好让更多的人来参加定形、定音、定义和区别同音字、词的研究，完善一套科学的超方言字，达到一份《人民日报》全国各方言的人都能读懂的功能，才有利于加强团结和发展进步。

《指路书》在滇、川、黔、桂四省区近七百万彝族人民中普遍使用。中央民族学院宁哈教授牵头组织来自四省的彝文专业班学生翻译各地《指路书》时，邀请我参加初审座谈，我从他们根据各地《指路书》所载的山川、河流、地名所标出的各条路线都指向滇东北东川——滇西点苍山一带的事实，推想到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在繁衍发展中向四面八方迁徙之后，才形成了人类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由此，我认为四省区彝族老祖先发祥地是今楚雄州、大理州一带，这简直无法使人相信是偶然的巧合。

《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爨文丛刻》等彝文古籍记载了彝族原始社会“哎哺”时期到母系社会 380 余代；从父系社会希姆遮到笃慕之世 30 余代到奴隶社会六祖分支，直到封建社会清代安坤之世 80 余代之后又近 20 代到今，共 500 多代，共计万年以上有根有据的世系谱牒和历史事实。这充分说明彝族真不愧称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伟大民族。

我从上述古书内容中深刻体会到：为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我们做党政工作的同志绝不可忽视民族语文工作，这项工作具有政策性和敏感性。当前，党和国家把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看作重要任务。我们绝不能忽视民族语文工作所具有的稳定作用。

马列主义对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基本观点认为：任何一种语言

文字都具有民族性、全民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基本特性；并特别从政治立场上强调：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立场。在拨乱反正之后党中央一再要求全党抓紧民族政策再教育，并从1979年7月到今，三令五申，要求各级党政积极采取措施，抢救遭受严重浩劫的民族文化。

《中央(1979)52号文件》指出：各级党委和宣传文化部门，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和加强民族语文的翻译、出版和广播工作。

国务院1981年3月14日批转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工作的报告》指出：民族不分大小，有文字并要求出书的，出版部门都应积极创造条件，给予支持。要努力发掘、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中共中央1981年9月17日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说：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

国务院办公厅1984年4月19日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中指出：对已经集中保存的民族古籍要做好编目、整理工作。对散藏在民间的民族古籍要组织力量做好征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要加强协作。跨省、区的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可经协商，由条件较好的省、区牵头。

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整理协作会成立后，根据上述精神和要求，分别在云南昆明和楚雄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对四省区彝文古籍的抢救、整理、编目、翻译和出版等工作任务拟订了规划和协作项目。我们毕节地区为了完成项目协作任务，结合贵州省委“一定要重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这是体现民族平等的重要标志。”和省政府“对已经搜集保存的民族古籍，要做好编目、整理、保存工作，”的指示、部署，地委和行署立即采取行动，由地区民委组织牵头，邀请全区通晓彝文古籍的毕摩，集中在藏书较多的彝文翻译组对彝文藏书进行通读、编目；同时召集专门会议，布置八县民委对散藏于民间的彝文古书抓紧征集、借阅、登目，送地区彝文翻译组汇总；并对编译人员制订岗位责任制度，把任务落实到人，定时间按要求保质保

量完成任务。

通过几年的努力奋斗,担负编译任务的学者们除完成 1986 年国家古籍办在沈阳会议上定为全国重点整理出版项目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文金石图录》等翻译任务外,到今年底,已将列为四省区协作项目之一的全地区部分彝文典籍书目编译完稿,通过审订后,编成《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第一集,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向党和人民作汇报。

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传统文化,在剔除其落后的内容之后,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一切传统文化基因,不论历史上功过如何,都要用现代眼光重新辨析,尽可能给其以新的解释,赋予其新的含义。扬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起点和落脚都在这里。学者们在《彝文典籍目录》中给一千余种古籍分别概括的内容提要,正是采取上述观点着笔的。

但是,在过去的不正常岁月中,很多宝贵的彝族文化被划为“四旧”,被称为“毕摩巫师文字”而加以横扫,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当今天人们冷静地讨论研究,认为人类正是踏过“巫文化”的桥梁才步入科学境地的时候,我们实在应当首先向冒风险保存下这些古老文化遗产的彝族老毕摩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生活在贵州毕节地区的彝族,历史上曾经历过蜀汉罗甸王妥阿哲(济火)和明代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等几个兴盛时期。国家古籍办李鸿范老前辈和云南民院、西南民院、凉山州的教学、文化、科研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到毕节参加协作会期间,参观考察了部分彝族文物古籍之后,都称毕节地区是研究中国彝族文化的宝库。据了解,仅就贵州而言,彝文古籍在贵阳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和安顺、遵义等地区都有大量的幸存藏书。由于我们工作任务繁重,未能组织编译人员前往上述地、州、市和滇、川、桂等地学习、交流有别于汉文图书分类学的彝文图书分类、编目的科学方法,因此,只好自我封闭在落后的黔西北乌蒙山区,摸着石头过河,把全区已编译完稿的 1270 册彝文古籍加以比较合理(或者说不太科学)的分类后,给每本书概括了一百字左右的提要略叙其内容,好让广大读者和学术界对毕节地区的彝文古籍有初步了解。赘述几言以为序,谬误难免,望

专家、学者们指正。

禄文斌 谨识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序二

彝族先民不仅创造了可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媲美的古老彝文,而且用它记录了上下数千年走过的艰难历程,从而产生了卷帙浩繁的彝文典籍。这是彝族先民创造灿烂历史文化和古老文明,为祖国历史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毕节这块土地,是彝族的发祥地之一。彝族先民武人氏仇娄阿摩及支格阿鲁的子孙曾在毕节地区西部建立“诸国”,约在先秦时期,“六祖”中的乍氏一支最早开发可乐,并筑“可乐洛姆”大都市;其后,罗施鬼国、罗甸又崭露头角,水西、乌撒、扯勒各部群雄并据。在地理位置上,毕节地处滇、川、黔三省咽喉地带,客观上形成了彝族文化发展经久不衰的中心之一。这个文化中心之一的突出点在于彝文典籍藏书量多,内容门类比较齐全,水西、乌撒、芒布、扯勒各部故地都有大量的彝文典籍流传后世,虽经清康熙、雍正年间及“文革”十年动乱等多次浩劫,但目前仍有四千余册彝文典籍散藏在广大彝区。

过去,我们仅在《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指路丛书》、《物始纪略》等重点翻译出版的图书中逐步发现,并注意到前面所提及的史实;这次,通过四千余册彝文典籍的登记,并从中整理了一千二百七十部书目及内容出版,进一步证实了有关史料的可靠性。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基本摸清了我区彝文典籍这一家底,为今后有计划地,科学地整理翻译出版彝文典籍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成果自不必说了。

我区的彝文典籍,不仅数量多,更重要的是有它独有的价值,就编入本卷出版的一千二百七十部彝文典籍的内容而言,仅以它在哲学、政治、军事、教育、历史、民俗、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价值就足以可观一斑:

哲学方面:有清气上浮成“哎”为天;浊气下凝成“哺”为地。哎(天)哺(地)两种物质元素结合变化产生万物和人类等叙述,与神创造万物和人类的观点相反,认为事物都在不断变化(运动),从而产生新事物,表现彝族先民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宇宙观。

政治方面:记载了彝族先民各部最初由兹(君长)统治,中间曾出现过较统一的米(慕)统治,后来出现多中心的局面,形成若干兹、莫、毕(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政权制度,并发展完善了军事、行政、经济合一的“则溪”制度。

军事方面:既记载彝族先民各部之间的若干次重要战争,记载扯勒等部的军事布防和关隘换防等情况,还记载了蜀汉时诸葛亮进攻彝区的战争志,特别详细记载了清代水西阿格兹莫(安坤)及其妻儿联合乌撒、乌蒙各部抵御吴三桂入侵的自卫还击战争情况。

教育方面:给人以“知识能变成力量”的启迪,教育人们要尊重知识,并尊重有知识的人。这与英国人培根指出“知识就是力量”的看法完全一致。

历史方面:记载了古代彝族社会面貌和经济、文化、政治状况以及各部各大家支的迁徙、分布等情况。记叙从古夷人哎哺氏起至父系社会——希姆(密)遮到清代水西宣慰司安坤之子为止 490 余代世系,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彝族历史脉络。

民俗方面:叙述彝族婚丧礼俗,在彝族先民的丧葬上,既有火葬习俗,也有土葬习俗,还有火葬、林葬、水葬等习俗。

祭祀方面:主要讲彝族崇敬祖先。彝族祭祀祖宗的活动最为隆重,九代举行祭祖活动之后,要叙谱分支。还有祭天、祭地、祭龙等祭祀活动。

天文方面：叙述彝族先民观察天象，辨识星座，以牛豹等二十八种动物给二十八个星座命名。并认为星斗运转对时间产生作用 and 影响，因而推算二十八星每月中轮流值日的次序。根据“苦慈”（天干）、“愁呢莫哎”（属相）、“翁迤”（五行）、“亥启”（八卦）结合，推测阴、晴、雨、雪等气象和温差等。

历法方面：叙述以日影测定时辰、季节；以日影、月影和鸡啼、雀鸟鸣确定昼夜时段；以十二属相同循环记日，三十个属相同即为一年。

在这卷典籍目录中，还列入部分彝文碑刻、岩刻和彝文钟铭；还有一部分在以物易物和土地买卖中形成的彝文字据，以及彝文石刻契约等，并都作了分门别类，目的是让人们了解过去的彝族社会中广大彝族人民应用本民族文字的情形，与那种“彝文只有少数巫 彝文，只有少数巫师掌握使用”的邪说作一番对比。这部分的价值也不容忽视。

在整理这卷书目和内容的工作中，我们进一步发现，彝文典籍的价值还在于，它对研究西南彝族和各民族在历史上互助友爱，互相依赖，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关系，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它可望填补西南民族史上更多的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仅是彝族人民的财富，也是各民族共同的财富。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就在于此。

彝文典籍既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采取一切得力措施进行抢救整理、翻译出版，及时地供给有关方面作参考。

整理翻译这卷《彝文典籍目录》出版工作中，我们进行了认真探索，有益的尝试，经过实践证明，我们采取的一系列办法是行之有效的。由地区民委统一规划，实行合理统筹安排，以地区翻译组为主，威宁、赫章、大方等各县根据专题协作配合，任务到单位，到小组，责任具体分解，落实到个人，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加抢救整理工作，对全地区的彝文典籍普查到登记工作时间不到三年，书目整理不超过四个月，终审定稿工作难度最大，也仅用了半年时间。整个工作比原计划提早两年完成。其中高难度的第一项工程的顺利实施，